好　　女

李西闽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责任编辑：梁春芳　马合省
封面设计：安　璐

好　女

Hao Nü

李西闽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字数 300 千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317-1262-8/I·1198　　定价：18.80 元

序

李西闽

我不喜欢阴天,我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

可阳光灿烂的日子,对于我故乡闽西山地勤劳而又纯朴的女人而言是极少的。她们一生的血泪都倾注在那片贫瘠的山地里了,她们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重负,用她们的辛劳和忍耐以及凄婉的山歌撑起了一片晴天。

我目睹了母亲从年轻到衰老的过程,也目睹了许多山地女人从年轻到衰老的过程。她们的美丽像昙花一现,她们整个的生命都在付出而回报甚少。在她们被生活压弯了脊梁的时候,我希望她们反叛;在她们被世俗逼得抬不起头的时候,我希望她们反叛;在她们想爱不敢爱、想恨不敢恨的时候,我希望她们反叛。可反叛者是少数的,正是这少数的反叛者,在岁月的流逝中让那片土地上的妇女们看到了希望。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倔强的,当她受到压迫时,她敢去拼命。许多关于母亲的故事让我流泪,让我想起许多被埋葬在那片荒凉山野的不驯的妇女。我从母亲善良而又坚毅的目光里看到了那些反叛者的形象。反叛是要付出代价的,或者是痛快的死,或者是痛苦的生,但无论她们选择哪种方式,都让我感动。她们是一群极普通的山地女人,她们是在和黑暗的岁月抗争,她们也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

假如我粗浅的文字能对生我养我的野猪坳故乡——那片贫困

而美丽的客家山地做点纪念的话,我就至死无憾了。那些每日每夜鼓荡在我心中、让我失眠、让我心醉的故事如有一天能在我拙劣的笔下变成金色的篇章,那么,我就超越了那片故土。

1998 年 5 月 25 日

目　　录

序 …… 李西闽

第一部　黄羊 …… (1)

1 黑老鸹 …… (1)
2 笑 …… (3)
3 锦鸡 …… (4)
4 黄羊进宅 …… (8)
5 香草 …… (11)
6 蝴蝶 …… (15)
7 贵生 …… (17)
8 端午节 …… (20)
9 贵生走了 …… (25)
10 黄狗 …… (29)
11 倔强 …… (40)
12 小学徒 …… (45)
13 刘木匠的伤感 …… (48)
14 清明节 …… (54)
15 土匪 …… (59)
16 凶豹 …… (65)
17 谣言 …… (7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8 盐 …… (80)
19 枪毙 …… (91)
20 金镯 …… (94)
21 新婚之夜的泪 …… (97)
22 误伤 …… (105)
23 望穿秋水 …… (111)

第二部 花红 …… (112)

1 还债 …… (112)
2 金骨 …… (127)
3 春荒 …… (138)
4 闷热 …… (157)
5 癞子贵生 …… (168)
6 大水和小水 …… (185)
7 挨斗 …… (194)
8 老应的爱情 …… (213)
9 生产队长 …… (234)

第三部 锦鸡 …… (264)

1 河堤上的树 …… (264)
2 路边店 …… (277)
3 烂醉 …… (297)
4 笑不起来 …… (314)
5 遍地黄泥 …… (331)
6 状告乡官 …… (355)

第一部　黄羊

1 黑老鸹

许多年过去以后,村子里还有人记得那只受惊的黄羊闯进地主李七生家大院的情景。其实,在福建西部崇山峻岭包围起来的野猪坳乡村,山野的黄羊被豺狼虎豹追急了闯进村里谁家的院子,那是极正常不过的事儿,但这一次黄羊的闯入,却救了一个人的命。

被黄羊救了命的人就是后来在野猪坳乡村赫赫有名的女人李大脚。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那是红军离开闽西踏上漫漫长征路的第二年秋天的一个正午。一群黑老鸹在村头的苦楝树上凄惶地叫着。猎人上官猴子刚从山上下来,拎着几只锦鸡,满脸欢喜的形色。当他来到村头,看到那群黑老鸹时,心里就厌恶起黑老鸹来了。按当地人的说法,黑老鸹成群地在村子里叫,村子里不是有人死去就是有人会遇上倒楣的事儿。上官猴子清楚地记得,前两年,他当红军的叔叔被白军打死在五公岭的时候,黑老鸹成群地在他家门口的老枣树上苦叫。上官猴子心里刀割般地疼痛起来,他看着那满树的黑老鸹,心头就冒起了一股火,他把老铳对准了那群黑老鸹,他骂了一句极难听的话,铳就响了。扑剌剌地,黑老鸹惊惶地飞走了。这一铳放空了,一只黑老鸹都没有击落。上官猴子觉得赶走了黑老鸹就心满意足了,纵使击落了黑老鸹,也没什么意思。野猪坳乡村的人饿死也不

会食黑老鸹的肉的,因为,在他们心中,黑老鸹是不祥之物。

上官猴子一摇三晃地扛着老铳,提着丰肥的有漂亮的七彩羽毛的锦鸡朝地主李七生家走去。每次打了猎物,上官猴子都要送到李府去,换点铜钱花花。李七生为人小气,但吃还是很愿意花钱的,特别是山里的山珍野味。他不像野猪坳乡村的其他乡绅富户,又贪吃又不愿花钱,你把山珍野味送去可以,但总拿不到现钱,欠上你一年半载的,弄得人挺没味道的,有的钱干脆就拖黄了,这是更气人的事。这些人平素又惹不起,所以,上官猴子就敬而远之了。但那些乡绅富户们对上官猴子的行为有些抱怨,这些人碰到上官猴子总阴阳怪气地说:“猴子,怎么不送东西来了,是不是我们家有瘴气哪?”上官猴子表面上堆着笑:“你们家福星高照,高攀不上哇,我这么一个破落户,哪敢登你们的高门槛哪?”那帮乡绅富户说猴子现在滑头了,就讪讪而去。看着他们富态悠闲的背影,穿粗布衣裳的猴子往泥地上啐了一口痰,心里骂道:“去你妈的,看你们神气,等红军打回来,斗不死你们才怪咧!”

上官猴子觉得这天总会发生一点什么事。天阴沉沉的,大中午也没有什么亮光,灰蒙蒙的天让上官猴子的眼皮抬不起来。在通往李七生家的途中,他发现自己的肚子咕咕直叫了,他强咽着口水,心想,如果现在有一碗红烧肉吃该有多痛快?

来到李家大院门口,他被一条大黄狗挡了道。

大黄狗气势汹汹地朝上官猴子扑过来。

上官猴子躲到一个角落里,心想,这狗也仗人势,没法子,谁让它是李家的狗呢。换着别人家的狗试试,他上官猴子一铳就打它无数个血洞洞。这大黄狗把上官猴子逼到那个角落之后,又回到李家的门口,蹲在那里威风凛凛地吐着舌头。

上官猴子忍住了一口恶气,他认为没有必要和这条狗生气,划不来,还是卖锦鸡重要。他扯开嗓子喊道:“七嫂……”

他喊了半天,没人应他。

那大黄狗见他在喊,又要扑过来,吓得他不敢乱喊乱叫了。他只有等李家的人出入时唤住他们,达成这项交易。

他在饥饿中纳闷:李家人今天怎么啦?

2 笑

的确,李家正在发生一件事情。李家的人们都聚集到西厢房里外,等待一个新生命的来临。

李七生的小老婆碧玉要生产了。

李七生焦急地在西厢房门口等待着,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小老婆碧玉要是给他生个男崽,他会乐死的。老年又得一子,这是祖上的荫福,也是他李七生的造化。李七生看着身边充满期待的男男女女,心里狂蹦乱跳。

西厢房里有三个人。一个是被痛楚而扭曲了的产妇碧玉,一个是接生婆——野猪坳最负盛名的接生婆六姑,另外一个就是上官猴子在大门外呼唤的李家的女仆七嫂。这六姑七嫂在碧玉的挣扎号叫中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接生婆六姑对碧玉说:“使劲,使劲,拉急屎一样使劲!”七嫂一会儿帮碧玉擦去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一会儿又帮接生婆打下手。

隔一会儿,七嫂便走到门边,对外面焦虑等待的李家亲眷们说:“羊水破了——”

又隔一会儿,七嫂走到门边,对外面的人说声:“头露出来了——”

再隔一会儿,就听到了一声笑。

谁的笑?

那是产妇碧玉的笑,或者是接生婆六姑的笑,还是李家女仆七嫂的笑?

都不是。

那笑声令房中的人不寒而栗。

那是这个初生婴儿石破天惊绝无仅有的笑。人一生下来便是哭,而这个婴儿一生下来便笑,这或许充满了传奇的色彩,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无论后来人们如何考证和否认,这件事在当时的野猪坳乡村风一般流传开去。

这是个怪婴。

不,这个婴儿和别的婴儿无异,有头有脸有手有脚,而且相当健康。

接生婆含着泪水念着:"阿弥陀佛。"

她用颤抖的手提起了婴儿的双腿在她屁股上用力拍了一下。

这一拍,才拍出了婴儿的哭叫声。

房外的人听到了那哭声。

李七生在外边大叫一声:"男的还是女的?"他的心悬了起来。

七嫂在里头说道:"恭喜了东家,是个千金!"

李七生的脸变了颜色。

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声:"×他老母!"

骂完后头也不回地往厅堂那边走去,他突然想起,该抽一锅水烟了。

3 锦　　鸡

其实,还有一个人没有到西厢房去。

她一直在后堂的神坛前念经。

她就是李七生的大老婆王观音。比李七生大出几岁的王观音显然是个老太婆了。但她似乎很健康。她肥胖的身子坐在太师椅上,闭着双眼,猪尿泡一样溜光的脸上毫无表情,她肥厚的嘴唇在不停地嚅动着,她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在数着念珠。

当她听到西厢房里传出七嫂的声音告知是个女婴之后,她那

没有表情的脸上露出了一片晴天,嘴角挂上了一丝莫测的微笑。

李七生脸色阴沉着,下了霜一般。

他抽了一锅水烟。

他把水烟壶托在手中,若有所思。他手中托着的水烟壶是黄铜打造的,质地上好,而且是有些年代的物件了,他小时候就看爷爷经常托着这挂水烟壶,手中拿着一根草纸捻儿走村串巷地炫耀。这挂水烟壶到了他手里,自然也是野猪坳乡村里地位的象征了,这是他家的传家之宝哇。

沉思了片刻,他大声喊道:“李长工——”

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个男子应了一声,然后匆忙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李长工是李七生的管家,生得高大健壮,五官端正,颇有男子汉的气魄。可李长工是李七生膝下的一条狗,时而温顺乖巧、时而凶狠斗恶的一条狗。

“老爷,么事?”李长工半弓着腰。

“长工,你去把村西头的瞎子请过来。”李七生吩咐道。

李长工应了一声就颤颤地出了门。

李长工走到院门口,看到大黄狗对他摇尾乞怜。他飞起一脚,正踢在大黄狗的嘴巴上,大黄狗呜咽了一声,又蹲在那里不吭气了。“死狗,什么时候了,还凑什么热闹?”李长工愤愤地,因为碧玉生了女崽,他也满腹的牢骚。碧玉要是争气生个男崽,那么李家会举家庆贺,少不了他的赏钱,这下什么也没了,说不定还会弄出许多事端来。李家最好不要有什么事,他也清闲自在,在乡村里喝喝酒,找个相好的偷摸地干些他十分想干的事也其乐无穷;李家的事多了,他自然脱不开身,生活辛苦不说,没了乐趣的日子就过得黯然无光了。

他刚走下李家院门高高的台阶,就看到了一个人。

这人便是上官猴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官猴子不知道李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一看到李长工,就觉得他的等待有了切实的意义。他迎了上去,叫了声:“李管家,您春风满面,福星高照哪!”

李长工看到了上官猴子装出来的笑脸和毫无意义的恭维话,心中就十分地厌恶,穷鬼!他极蔑视上官猴子,认定这是个没出息的货色。但是,当他看到上官猴子手中提着的几只锦鸡,眼嘴又亮了起来。

“猴子,今天收成不错嘛。”李长工脸上有了笑意。

“还过得去。”上官猴子笑道,“看看,这锦鸡多壮实。”

“啧啧,好货,好货!”李长工用手捏着锦鸡的大腿,赞叹道。

“这好东西才送到你们主人家来的。”上官猴子说。他希望李长工立马进院去向李七生通报说猴子打到了上好的锦鸡啦,只有你李老爷才配吃这样的好山货!可是,上官猴子等了会儿,还不见李长工拔腿进院向李七生通报,只是看到李长工眼睛盯着锦鸡像要流出口水来。他不知道李长工心里想的是什么,管他咧,他总不可能把锦鸡活吃了吧。

李长工笑了声,那笑声让上官猴子觉得寒毛倒竖。

笑过之后,李长工开了口:“猴子,你知道么,李家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上官猴子的神经一下过敏了,李家出事就意味着他的这笔买卖就要黄,如果这笔买卖黄了,到手的铜钱就飞了。他知道,这猎物要放到明天或者后天就不新鲜了,变味了,谁也不会要了。其实,他多么想提回家,让老婆孩子饱食一顿,可钱来之不易,要一文钱也要老命。

“我们家老爷的小老婆碧玉生了。”李长工环顾了一下四周,“生了个女崽,那女崽怕不是人,一生出来就笑。”

“是么?”上官猴子的心被提了起来。

“老爷很恼火,这不,让我去请瞎子来算卦咧。你现在闯进去卖锦鸡,不被他轰出来才怪咧。”李长工的目光在锦鸡身上游移。

看来,这锦鸡是卖不成了。

上官猴子叹了口气,转身要走。

“喂,猴子,别走哇。”

“不走干嘛,反正你家老爷是不要我的锦鸡了。”

“别急嘛,你听我说完。”李长工拉住了上官猴子,“锦鸡我要下了。”

“你要?”上官猴子万万没想到李长工也会要买锦鸡。

“你看你,瞧不起我了!我就不买锦鸡了么?”李长工拉下了脸。

“哪里,哪里,我是讲,讲这么多锦鸡你吃得完么?”上官猴子有些结巴了。说老实话,这位李长工他得罪不起,每次把猎物卖给李老爷时,李老爷就会用手撩撩缎做成的长衫,吩咐李长工带上官猴子去领钱,钱是从李长工的手过到上官猴子的手上的。李长工给他钱的时候,总要扣下两个铜板,上官猴子就哀求道:“李管家,你看我上山打猎也不容易,要是遇上豺狼虎豹的,连小命也搭上了,你就行行好,再给我一个铜板吧。”李长工就扔一个铜板在地上,看着上官猴子捡起铜板之后就没好气地说:“去去去!”李长工的态度让上官猴子恨得直咬牙。

李长工把锦鸡提了过来,对上官猴子说:“铜钱过几日再给你,你走吧,我还有要紧事要张罗。”

上官猴子一看不给现钱,急了:“李管家,你行行好,现在给不一样么,何苦呢,我家都没钱买盐了。”

李长工瞪圆了双眼:“猴子,我丑话说在前面,你要识相,就走喽,如果不识相,往后——。”

那意思是很明白的了。

上官猴子没想到自己辛苦一上午又泡了汤,但又不敢开罪李长工,只好自认倒楣,扛着那支老铳,悻悻而去。

看上官猴子走了,李长工满脸得意的形色。他提着锦鸡朝村

西头的瞎子阿炳家走去,走起来神清气爽,哼起了一支老掉牙的山歌:“提子挑上肩罗,挑到人家边……”

走了一段,李长工觉得不对劲,他又折回来,走到李家大院不远的一个稻草垛边,左看看右看看,发现没有人,就把锦鸡塞进了稻草垛里,他想,现在要给老爷办事,当然不能提着这猎物招摇过市,如果被老爷知道,脸面上不太好。他在稻草垛上摸索了一会儿,伪装好了之后,才放心地离去。

这是秋天的正午。

4 黄羊进宅

假如没有那只黄羊在这阴沉沉的秋日的午后闯进李家大院,那么,碧玉的新生儿李大脚就会被溺死在马桶里,也就没有以后的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发生了,一切都因了那只黄羊。

当瞎子阿炳被引进李家厅堂时,许多双眼睛都打着巨大的问号。瞎子阿炳能主宰那新生女婴的命运。

最关注这事的应该说是女仆七嫂。

不知为什么,女仆七嫂最初听到女婴那幼嫩的笑声时,她心头就隐隐地有些兴奋,而且一种许久没有过的幸福的潮水涌上了她的全身;也有种奇特的预感,总是觉得这女婴和自己会有某种关连,至亲至密的关连。所以,当她送走接生婆六姑把西厢房收拾利索之后,她看着吮吸着母乳的女婴久久地眼都没眨一下,女婴粉红色幼嫩的肌肤让她想起某种奇异花蕾。她一出西厢房门口,便看到高大壮实的李长工领着瞎子阿炳进了宅院。

瞎子阿炳在厅堂中落座之后,呷了一口七嫂送上的香茶,就开始算命了。他问完女婴出生的时辰之后就口中念念有词开了。他那鸡爪子般的手指捏来捏去,似乎要捏出油来了。七嫂十分注意瞎子阿炳的手,他的手虽说像鸡爪子般瘦长,但却异常地白而且皮

很嫩,这双手不是劳动的手,是算命的手。

突然,瞎子阿炳的眼皮翻飞起来,好像要让那双死鱼般的眼睛重现光明,他说了声:“不好!”

李七生赶忙问道:“有何不妥?”

七嫂的心噗噗地跳着,像要奔突出来,她的耳根子滚烫起来。

瞎子说:“这女崽命中克父克母,不出百天父母必有大灾?”

李七生的脸色变了。

瞎子停住不说了。看得出来,他因为算出了凶兆,心里也在翻江倒海。在他心中,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哪,况且,他是给李七生老爷算命,不能瞎说的。

“有什么办法可解?”李七生问道,声音颤抖着。

瞎子阿炳说:“不是她死就是你死,过了百天就无药可救了。”

瞎子说完就要走。

李七生知道这会儿留不住他了,便吩咐李长工给瞎子两块光洋。瞎子不敢收钱,李长工把光洋装回口袋就送瞎子阿炳出了门。

李七生呆坐在那里。

这时,李七生的大老婆从屏风后面转了出来,那双小脚使她走路时颤巍巍的。她在李七生面前停住了步子,一字一顿地对李七生说:“老爷,你要当机立断呀,如果——”

李七生抬起了眼皮,看着大老婆王观音长叹了一口气。

叹完气,李七生就对七嫂说:“七嫂,把那小冤家溺了吧。”

七嫂一听此言,手脚麻木起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王观音接着说:“七嫂,快去呀,放在马桶里溺了,然后找个地方埋了。”

七嫂好像还是没有听见她的话,愣愣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大黄狗的狂吠声和嘈杂的人声。

“七嫂,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李七生说,他不停地吸水烟。

七嫂快步出了门。

李家高大的门楼前的空地上站着许多野猪坳的村民,大黄狗对着村民狂吠,这狗不敢扑向人群,只是在狂吠。

七嫂问一个村民:“牛牯古,发生什么事了。”

牛牯古嘻嘻地笑:“李老爷今天是不是有喜事了,黄羊进了宅。”

“什么?”七嫂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黄羊进了李家的宅院了。”

“是么?”七嫂惊喜极了。

按闽西客家人的风俗,黄羊进宅是好兆头,是逢凶化吉的大好事,这种事是十分难得的。七嫂想,那女婴或许有救了。

“黄羊呢?”七嫂问。

“进去了。”

七嫂大步地往厅堂里跑去,边跑边叫:“老爷,黄羊进宅啦——”

李七生听到这个消息,马上站起来,脸上呈现出了一些生气。

李七生马上问:“黄羊呢?”

这时,另外一个女仆跑进来说:“黄羊在西厢房门口。”

他们走了过去。

果然,那只皮毛溜光水滑的黄羊正静静地站在西厢房门口,那眼中闪烁着琥珀的光泽。

李七生大喜:“长工回来了没有?”

他话音刚落,李长工就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老爷,黄羊进宅了,好事!大好事哪!瞎子阿炳说了,黄羊进宅把煞气冲掉了,没事了没事了哇!”

李七生:“那么——”

李长工:“大人孩子都没事了哇!这黄羊是山中的大仙派来冲煞的,大仙知道老爷平素积德,就派黄羊来了!”

李七生:“七嫂——”

七嫂:“哎——”

李七生:“快去准备挂红,要选最好的红绸布。”

七嫂:“哎——”

李七生:“长工,快把黄羊抓住,挂红之后敲锣打鼓送它回山。”

李长工:“哎——”

李家的人在羊的脖子上系了一条红绸布,然后抬着黄羊敲锣打鼓地把黄羊送回山里去。从此,只要谁见着这只挂红的黄羊都要向它唱喏许愿,而且谁也不能动这只黄羊一根毫毛,谁要动了,谁就有大灾临头,反之,则逢凶化吉心想事成。由于闽西客家人对黄羊的尊崇,就是在许多年之后,森林被砍伐光许多野生动物灭绝之后,在闽西的山野还可以见到善良而美丽的黄羊,还可以见到披着红绸布圣洁的黄羊。

上官猴子当时挤在人群中说,要不是他把那群黑老鸹赶走,李家就没这运气了,是他给李家带来了好运。他口里这么说,心里却在想着那几只锦鸡的钱。

后来有一天,他找到李长工,问他要钱,李长工差点给了他一拳。因为那天晚上,李长工去稻草垛里取锦鸡,发现锦鸡没了。他把那个稻草垛几乎翻腾了一遍,也没找到那几只锦鸡。上官猴子说:“你锦鸡没了不能怪我,我把它交到你手上去了哇。”李长工说:“去你妈的,肯定是你偷回去了。”上官猴子知道这是无头公案了,人家又势大惹不起,只好自认倒楣。

5 .香　　草

碧玉在梳头发。

窗外的秋色浓了,禾田上的稻穗黄灿灿的,在阳光下泛出一种成熟的光泽,秧鸡咕咕的叫声偶尔从田野深处传出,和山林中的松涛声汇成一片。碧玉在梳头发,碧玉的头发是野猪坳的山泉水洗出来的,乌黑发亮,一直拖到浑圆的屁股上,梳也梳不完。自从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